

上的王國。

我經由奮鬥而有機會到英國留學，政府給我錢支持我的學費和生活費用，我是一個多麼幸運的中國青年。我們的成吉思汗曾遠征歐洲，當時英國不知野蠻到什麼程度？英國看不起有色人種，說我們是落後民族，我們究竟落後在什麼地方呢？我們落後在沒有火車、輪船、機器、槍砲。所以在中國歷史上，英國人給了我們很大的困擾，把我們打敗，尤其八國聯軍時，我們的國家已不成一個國家，這是我們祖先落後一步走上科學文明的結果。

我現在明白了，就要和他們奮鬥，我記得上小學時學的一首歌：「黃種飲享黃海泉，亞人引種亞洲田，青年！青年！且莫同種自相殘，學習歐美自強，不怕死、不愛錢，丈夫絕不受人凌。」這首歌給我的鼓勵很多，所以我常常地唱。

致友聲：

茲閱錢顧女士在友聲第 263 期第 41 頁之啓示，特此作答如下：

謝謝顧女士注意提供資料，

查外交與軍事的行動都是秘密的，為掩飾詳情，避免外人知道，所以虛者實之，聲東擊西，兵不厭詐，自古至今仍未改變。

我在歐洲時，只聽說顧公使夫人是陳嘉庚先生之女，不知其為南洋糖業巨子黃奕柱先生之女，您是顧公使之女公子，多承指正，以後自當更改，專此致謝。

吳國柄 敬覆 1977.9.2

囍 沈昌華學長 女公子于歸之喜

程威廉

六月下旬收到一份臺灣印製精美大紅喜帖，七月廿二日昌華學兄長女文敏小姐，在美國普靈士頓大學教堂與在該校攻讀博士胡正大君結婚，真是交大人的喜訊。雖然那天早已預訂參加我家附近整天節目旅美中國航友社野餐郊外活動，可是我與沈兄多年交情，又是交大人的喜事，他們伉儷又都由臺北飛來，與內子婉貞商定前往參加盛典。

昌華是民卅六級電機高材生，我比他高了九級，校中自未相遇，十六年前他來美本薛文尼亞省立大學研究院深造時，却參加了留美國劇雅集，會長是老學長王孟鐘，劉大中、施龍、李耀華、官鴻耀、趙聖符、沈兆麟、張殿民各學長和我全是最活動的會員。昌華當年也就為母校籌款演劇時上演了武家坡之王寶釧，他程硯秋派的歌喉，抑揚頓挫，着實美妙，轟動紐約菊壇。民五十一年校慶，他又在紐約上官筱慧演宇宙鋒反串了小生趙二世，臺步穩練，幾句搖板，响遏行雲，博得全場彩聲。他是臺電核能發電專家，常有公務來美，在紐約週末有暇，總到雅集清唱。最近數年來從南京程硯秋高華研究，藝無止境，一年進步一年。去秋在臺北演出全本碧玉簪名劇，名伶名票咸趕到欣賞，大有登上臺北程硯秋寶座之可能。友聲上已讀到母校也於去年成立了國劇社，並於今年校慶有了精采的演出，使留美同好校友興奮不已。交大票友特色演劇絕不耽誤正事，每人事業家庭第一，玩票只是正當消遣，調劑身心，願共勉之。

紐約七月十二日起，熱流突襲，大破六十年來紀錄，達華氏 104 度。七月十四日大雷雨，紐約全城停電，大家全無冷氣，連着叫苦。七月廿一

日加拿大寒流來助，七月廿二日大有秋高氣爽感覺，沈府喜事得天獨厚了。十時半駕車出發，近一時也就趕到教堂，整個城都以校園為中心，一座座古色古香花崗石大廈夾在高樹綠草之間，十七年前舍弟杭生也在此校攻讀經濟博士，舊地重遊，別有一番滋味。樂聲起奏，次南嫂夫人被引在前座，笑容可掬，儀態萬方。新郎高高個兒，我國標準優秀青年的樣子，聽說是昌華大世兄的好友。接着昌華兄挽着愛女文敏從容走出，這教堂可真長，比他演出舞臺需要的臺步至少多了廿倍，新娘長得清秀端莊，配上這身華麗的禮服，白紗搖曳，飄飄欲仙了。莊嚴的宗教儀式完成，大家駕車去該校學生活動中心午餐；新郎、新娘校友們準備了廿多種中美各式點心，最合口的小燒餅却是顧鐸學長嫂夫人的大作。顧兄來美已逾廿年，是奇異公司高級工程司，兩位千金均已選得如意郎君，他們已是年輕的祖父母了。顧兄介紹我與廿七級級友葉樾生長公子葉正明見面，他已得普靈士頓化工博士，在EXXON油公司任研究工作，他去年成婚，新娘子任生物化學教授。昌華兄級友周仲威兄嫂長女公子已是電機系大三，葉繼濤兄是EBASCO工程司，嫂夫人馬女士專攻會計，她曾在雅集探母回令中串演宮女。管理系官鴻耀兄嫂夫人老生名票王芳志女士，他們這兩對民卅六級及卅七級校友，全是雅集姻緣。沈兄原也請了民卅八級管理系的趙聖符、李慧鈺伉儷，可是他們第二位公子又文還沒有滿月，不便外行，錯過了這個盛會。臺電沈友舊雨趕到了十多家，還有Gibbson Hill總經理MARTYK夫婦及名教授多人，出席中美來賓貳百餘人。晚上昌華兄嫂又在十哩外最大餐館玉園設宴六席，招待遠道親友，北京烤鴨、燒蝦、美味萬分。昌華大世兄去年與中國銀行副總經理趙既昌令媛新婚，今秋去昌華母校攻讀博士，也一併參加敬酒。他們這兩對新人次日也就一同去尼加拉瀑布歡度蜜月去了。

希望全球各地學長參加任何交大校友喜慶，都向友聲報導一下，也可讓分散各處的校友共享佳音。如何？

八年苦難中的一絲安慰

—在上海交通大學半年的難民生活回憶—

鮑 雨 林

暑假寒假，對我的少年時代的十四到廿歲間來說，是快樂無比的。只因為中學與大學初期時代，負笈他鄉，半年只回家一次，回到家園，依依在祖父母的膝下，母親的疼愛，妹妹的殷勤，堂兄的作息相伴，讀古文，打網球，姑丈、舅家的走動，這些倫常天趣，人間樂事，無限優閑，何等自在？此外更有少年遊伴，他們到另一個學校去讀書，渡假還鄉，必然謀面，其中有的在大同大學，持志大學……也有兩位表兄在中法高等工業學校和南洋大學——即交通大學的，他們雖有比我大十來歲的，但總是兄兄弟弟，天真無邪，相聚一起，此樂何極？為此，我雖是個鄉下孩子，對南洋大學這名詞，倒是從小記得。初中畢業時曾想轉學，也考過一個無線電訓練班，便在南洋大學中院考試。所以上海徐家匯南洋大學的全部校舍，我至今記憶尚新。

兩萬多難胞集交大

中日事變發生，八一三戰事在淞滬一帶慘苦進行。我鄉首當其衝，田園寥落，廬舍為墟，我也只好逃到上海。母親指着莊前大片的稻田說：「這像海一樣的青青禾葉，眼看它的稻穗即將成熟，怎捨得離開？」但日寇艦炮，震耳欲聾！鄉人面面相覷，只好相率離家。時日寇以一百九十萬噸的大海軍逼我沿海，我艦總共不到五萬噸，當然不久日軍在劉河口及石